『想当初，我真狂』

——十一部长篇小说的诗词序

莫言

红高粱家族

卅年再读《红高粱》。想当初，我真狂，天马行空，猴子敢称王。为创新格破“五老”，硬头皮，撞钟响。

土匪抗日也堪赏。切菜刀，擀面杖，儿女英雄，热血洒疆场。我今白发已苍苍，三杯酒，泪两行。

打油诗仿江城子曲牌，忆写《红高粱》时心境。“五老”指老故事、老思想、老人物、老语言、老套路。

天堂蒜薹之歌

确曾有此事件，令我长夜难眠。奋笔疾书一个月，时在二十九年前，可谓速成篇。

农民生活艰苦，官员横征暴敛。照搬生活非文学，下笔处处有情感，民歌动心弦。

仿破阵子曲牌述《天堂蒜薹之歌》事

十三步

小说题名《十三步》，写成已有三十年。
初生牛犊不怕虎，无知小子敢狂言。
你我他她频频换，魑魅魍魉团团转。
当时流行先锋派，今日思之已惘然。

打油诗忆《十三步》写作时情景。当年所谓先锋皆垂垂老矣。

酒国

《酒国》起笔在鲁院，与余华，同房间。心中似有恨无限。因患小恙，跪床上书，众人夸模范。

海盐驮稿下《江南》，读稿师长曾为难。我今思之犹羞惭。无意犯禁，所谓吃人，亦真更是幻。

仿青玉案曲牌述《酒国》写作情境

（注：余华，当代著名作家，浙江海盐人。《江南》，浙江省文学双月刊。）

食草家族

此书原名六梦集，痴梦妄想缀成篇。
食草家族生蹼膜，蔽日红蝗化神仙。
玫瑰香气是象征，马驹沼泽皆寓言。
费解之处不须解，于无趣处弄虚玄。

打油诗述《食草家族》始末

丰乳肥臀

曾因艳名动九州，我何时想写风流。
百年村庄成闹市，五代儿女变荒丘。
大爱无疆超敌友，小草有心泯恩仇。
面对讥评哭为笑，也学皮里藏阳秋。

打油诗述《丰乳肥臀》写作本意

红树林

合浦还珠是传奇，为采新风下广西，甘蔗田里路曾迷。编故事，人物苍白缺灵气。

幸赖场景可转移，红树林变高粱地，马叔就是我自己。费心思，直把南粤作高密。

仿渔家傲曲牌述《红树林》事

檀香刑

火车轰鸣大地动，茂腔高唱起悲风。
只因学鲁哀看客，无奈顺笔写酷刑。
为报深仇装神鬼，追求真爱扮优伶。
人生原本是场戏，戏之本原是人生。

打油诗述《檀香刑》写作事

四十一炮

四十一炮，打得真热闹。原本是想把仇报，结果一片欢笑。

书中多有胡言，暗喻字里行间。五通庙内和尚，谁知是鬼是仙？

打油词仿清平乐曲牌述《四十一炮》故事

生死疲劳

黄眼洪泰岳，蓝脸西门闹，都有人物原型，并非我生造。人畜其实同理，轮回何须六道？恩仇未曾报。世事车轮转，人间高低潮。

驴折腾，牛犟劲，猪欢叫，狗在广场集会，猴子学戴帽。人民公社解体，旧账一笔勾销，是非谁知晓？佛眼低垂处，生死皆疲劳。

仿水调歌头述《生死疲劳》主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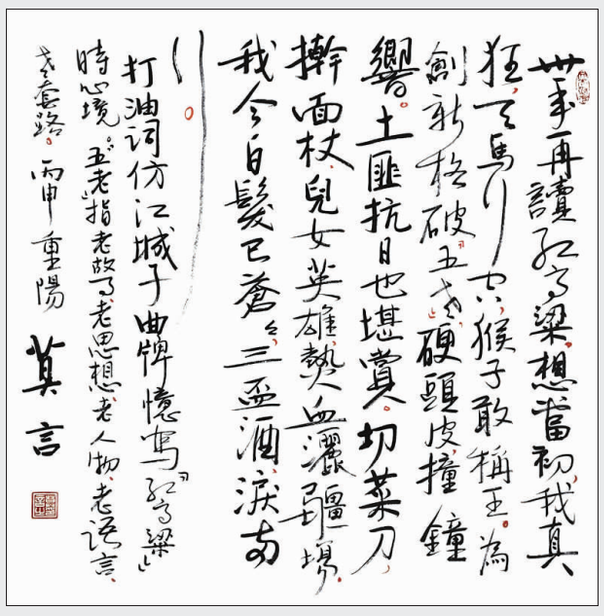
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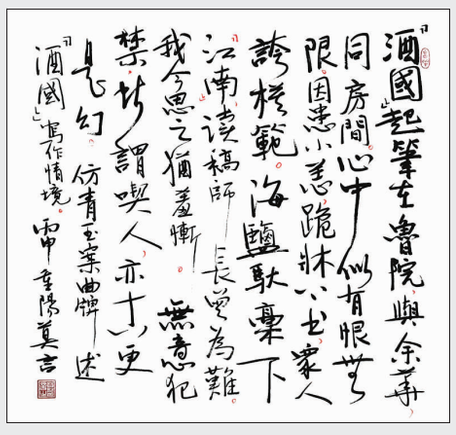
娃蛙娲哇，声声令我泪欲下。姑姑孤苦，心中之事对谁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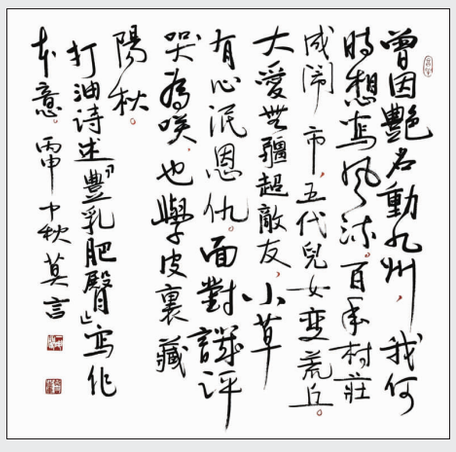
悠悠我心，为君沉吟到如今。皎皎明月，此情何时可断绝？

仿减字木兰花曲牌忆《蛙》写作时心境

丙申秋







这十一首“打油诗”，系莫言为“莫言作品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版）十一部长篇小说所作的序言，标题为编者所拟。他用诗词形式回顾了自己每一部作品的问世过程，独具匠心，妙趣横生，从中亦可见作家对自己的再认识。笔会特破不刊旧体诗词之例，全文刊出，以飨读者。他的手书本版选用三幅，十一则完整版可见“文汇笔会”（ibihui）微信。

——编 注

但知春意发 谁识岁寒心

——辜振甫先生在上海唱京剧

马博敏 刘建

1998年10月15日，来沪参加汪辜会晤的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在上海兰心大戏院登台演唱京剧，向世人宣示了对中华文化的鲜明认同。辜先生此举，一直为海峡两岸传作佳话。鲜为人知的是，台前幕后辜振甫先生和时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的汪道涵先生由来已久的京剧情缘。我们当时都在上海市文化局担任领导职务，亲历了这台晚会的组织工作，见证了两位长者的家国情怀和传奇故事。

汪道涵先生和辜振甫先生的友谊还得追溯到1993年4月27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举世瞩目的汪辜会谈。汪道涵和辜振甫越过不足两米的会议桌，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共同揭开了海峡两岸沟通对话的序幕。事有巧合的是，辜先生自幼酷爱京剧，曾拜孟小冬为师，是位余派老生名票；汪先生对京剧情有独钟，是位梅派乾旦名票。汪老曾告诉我们，他们二位在新加坡一见面，首先半个小时聊的就是京剧，两人从此结下了京剧情缘。因此，京剧也就成了横跨两岸联系汪、辜两位先生的纽带。

1994年，上海京剧院应台湾《中国时报》社邀请，由上海市文化联谊会组织，原上海京剧院院长、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的马博敏率团赴台演出。按照当时台方的规定，以马博敏的职务身份不能入台，但她又是此次演出的主要剧目之一全本《雁门关》中萧太后的饰演者，她若不能成行将使演出受到影响。经过一番周折，最终虽晚了两天，但总算成功赴台，开了大陆首位厅局级干部赴台交流的先河。记得在行前，汪道涵先生还特地请上海京剧院主要演员李炳淑去他家，带上他给辜振甫先生的亲笔书信。辜振甫先生来观看演出后，在他担任台泥董事长的办公室亲切会见了马博敏、李炳淑、尚长荣三位主要演员和时任京剧院院长的黎中城。李炳淑把汪先生的信郑重地转交给辜先生。京剧院则赠送了刊有本院演员阵容剧照的京剧挂历。就在同一年，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决定，同时聘请汪道涵先生和辜振甫先生出任名誉会长，两位先生都欣然接受。

1995年，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组织中国少年京剧艺术团赴台演出之际，基金会秘书长林瑞康等人应邀去辜振甫家小聚，临别，辜先生拿出两只辜家自制的红木笔筒，让带回大陆，一个送给汪道涵先生，另一个送给基金会会长王光英先生。回来后，林瑞康委托马博敏给汪道涵先生转送笔筒。汪老看到笔筒后很高兴地说：“笔筒、笔筒，必定统一啊！”我们听了恍然大悟，辜会长是真有心，汪会长是真睿智，海峡两岸的两位会长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后来，辜先生到上海，汪老请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准备了一幅关良的京剧人物画《钓金龟》，回赠给辜老。画上两个人物康氏和张义，拙中藏巧，情趣盎然，辜老甚是喜欢。这两位会长的京剧情结真是浓得化不开啊！

时光转到1998年，汪辜上海会晤日程已定。9月间，上海京剧院、上海东方青春舞蹈团、上海评弹团同时赴台演出，真可谓岛内频刮“上海风”。9月20日至10月5日，上海京剧院在台北演出《狸猫换太子》等剧目。结束演出的那天正是中秋佳节，时任上海京剧院总经理林宏鸣带了琴师李寿成、鼓师李朝贵、月琴赵其山、三弦朱本杰等一起去辜老家中作客，那天正巧台北新剧团的名角李宝春也在场，辜老和夫人备了茶点盛情待客。辜老见京剧院的乐队一应到齐，格外高兴，当即亮开嗓子，唱起了他最喜爱的《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和《一事无成两鬓斑》两个唱段，并郑重相约上海再聚。

1998年10月14日，辜振甫先生率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一行12人如约抵沪，10月15日下午和汪道涵举行了汪辜会晤。在商谈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话题的同时，两位先生还是心系着京剧。晚上，汪老为辜振甫先生特意安排了一场京昆晚会。为了筹备这场晚会，当时市委分管对台工作的王力平副书记专门召集我们开会研究，确定了晚会的内容、时间、剧目、演员等一系列问题，并做了精心准备。剧场选定位于茂名南路的兰心大戏院。这是一座始建于清同治年间的戏院，1907年中国话剧开山之作《黑奴吁天录》在此公演；1945年10月梅兰芳抗战辍演八年，首次复出，在此演出昆曲《刺虎》；辜先生年轻时曾多次来此看戏。虽经百年沧桑，戏院仍保持了典雅的欧式建筑风格，前后台设备较当时国内一般剧场考究豪华。

10月15日晚，上海兰心大戏院内灯光格外璀璨，辜振甫夫妇偕子女辜怀群等一行由汪道涵夫妇陪同前来，海峡两岸政商人士、文化名流高朋满座，亲如一家，使兰心大戏院格外喜气洋溢。贵宾们在前排沙发上就坐后，演出正式开始。上海昆剧团的谷好好、江志雄演出了昆剧《挡马》，上海京剧院的胡璇、唐元才演出了京剧《遇皇后》，当时还是上海戏校学生的王佩瑜、耿露演出了《空城计》，李炳淑清唱了《大登殿》。这些戏码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京昆同台、文武兼备，剧场气氛非常热烈。汪老和辜老一面看戏一面交谈品析，不时交换着对演出的看法。辜老每听到得意处还在沙发扶手上击节轻吟。对京剧的共同爱好，使两位老人相谈甚欢。

在演出前，我们拜托李炳淑唱完后去请辜先生上台演唱。李炳淑赴台演出时曾参与拜会辜老，因此很高兴地答应了。李炳淑唱罢后说：“今天出席晚会的辜振甫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京剧名票，他的余派老生唱得非常好，我们能不能请辜先生上台来唱两段！”话音未落，观众席间爆发出如潮掌声。李炳淑走下台，来到辜先生面前施礼，在掌声中搀扶年逾八旬的辜老登台。辜先生欣然接受邀请，上台先说了几句开场白，意思是说自己学艺不精，而且这两天又喝了一点儿酒，可能嗓子不在家。观众伴着笑声又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京胡声起，辜老亮开嗓子，唱起了《洪羊洞》中杨延昭的二黄原板“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也许是在那特定的背景下唱这段“为国家”，辜先生唱得特别深情，观众也听得格外动情，深沉、凝重的唱腔声震四座，观众席中爆出一片喝彩声。唱罢《洪羊洞》，辜老又唱了《借东风》中的“习天书学妙法犹如反掌”，《鱼肠剑》中的“一事无成两鬓斑，叹光阴一去不复返”。台上辜老唱念张弛有度，一板一眼；台下汪老轻轻击节、款款应和。辜老不愧是拜过名师、唱了五十多年的名票，气口、吐字、行腔都非常规矩，唱得字正腔圆、满宫满调。观众掌声彩声不绝于耳，辜老唱兴愈浓欲罢不能……唱完之后，辜老又深情地说了一段话：“中国人的历史都在京剧中，包括忠孝节义和做人的方法。中国文化不论传统、本土，京剧、歌仔，均应重视和传承。”这也许是对有些人责难他为什么不唱歌仔而推崇京剧的回应吧，京剧是中国的国粹，这是大陆、台湾人民的共识。辜老在上海登台演唱京剧，正是昭示了两岸同根同源的家国情怀。演出结束，辜振甫先生夫妇和汪道涵先生夫妇兴致勃勃上台和演员一一亲切握手，合影留念，辜先生还给演员送了红包。后来一位演员告诉我们，红包内装了900元钱。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九为最大，且含长长久久之深意，在送红包这个细节中我们也可看出辜先生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谙熟和尊重。

浓浓的京剧情缘把汪老和辜老的心始终连接在一起。2000年辜振甫金婚纪念时，给汪老送来了一份珍贵礼物—— 一副刻有龙凤图案的金色镇纸，并附了一封长信，信中提及1998年上海会晤的特别感受，并表示“欢迎尊兄来访”。鉴于当时岛内台独势力作祟，汪道涵访台计划一再推迟。

2003年2月春节期间，时任上海市文广局党委副书记、上海文化联谊会负责人的刘建率上海文化艺术交流访问团赴台湾演出，和台湾民众一起欢度传统春节和元宵节。元宵之夜，我们艺术团在辜振甫先生的台北小剧场和台湾演员同台联欢演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辜老的长女辜怀群在观看演出时跟刘建说，她爸爸很想念上海唱京剧的时光，很乐于再到上海去跟汪伯伯研唱京剧。中场休息时，辜怀群又把刘建和艺术团的几位朋友请到她在剧场的办公室一起吃元宵，她说元宵代表团圆，是台湾人最注重的民俗活动；辜老家人每年元宵都要全体一起搓汤圆，象征圆圆满满。刘建对辜怀群说，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九二共识”，令尊与汪老同唱京剧定能如愿。遗憾的是，2005年，辜老和汪老先后驾鹤西去，辜老再到上海唱京剧的心愿终成遗愿，邀请汪老访台的愿望也不可能再实现了。

“但知春意发，谁识岁寒心”。这是辜振甫先生1998年访沪在参观豫园时的题词，其推动两岸和平发展、期盼祖国统一的殷殷之心跃然词间。岁寒之心人皆识，春意萌发总有时。而汪老、辜老所喜爱的京剧，我们将一直唱下去。

『文汇笔会』微信二维码

理工男

介子平

我的交往圈子中，有一些理工男。仔细观察，其与文艺男，区别明显。

我与理工男交谈，大致仍在人文常识、大众审美一域。他们兴奋点低，一个倡议，果敢行动，笑点也低，一个段子，哄堂大笑，这倒不是因有大慈悲而生出的小快乐，因有大执着而生出的小喜欢。说话往往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对自己的职业充满自豪感，对所从事专业滔滔不绝。若动笔，文章短，有一说一，绝少废话，不以研究之名，炮制各类文字。西窗落月书堆案，理论扩张，生活阐释能力必然弱化，古今大致如此。每天所写日记，无外气象录，起居录，鲁迅不厌其烦笔录购书单，盖早年的理工背景的影响。

理工男的社交圈子一般不会庞杂，甚至老婆的圈子也是自己的圈子。守时专注，饭局一般不会迟到，不像我的一位老友，他张罗的聚会，聚会完毕，仍未见主家身影，好在大家争相埋单，素无抱怨。不同人等，自我介绍后，相见甚欢，渠道与平台，由此互为拓展，携手搭建，似乎中介者已不重要，酒足饭饱，刹车回正题，感觉此为老友有意设定的一个局。守时专注者，当属务实靠谱一族。

其动手能力也强，家中电器损坏，琢磨琢磨，便能搞定，半途车子抛锚，鼓捣鼓捣，凑合上路。如我这样的电脑白痴，使用多且长，却是知其然懒得知其所以然，天黑有灯，下雨有伞，每有懵懂，隔壁住着理工男，我老婆是位理工女。赤地千里，禾稼尽枯，种不入土，野无青草，此时的天气预报，已成愿望所在，却是今日有雨未闻雷，明天有雨不觉风。诗性语言的气象描述，也属理科范畴？

由人文而理工不可，理工转人文可，但难臻化境。爱好书画者，眼光大多停留于俗书行画一路，爱好文学者，大抵对武侠一类感兴趣。其归纳江湖冷兵器，玄铁重剑、孔雀翎、天魔琴、倚天剑、屠龙刀、打狗棍、圣火令、小李飞刀，一一道来，甚是详细，火器则有霹雳弹、红衣大炮等等，真是条理不苟，其烦不厌。以数据为依论，动辄精确至小数点后第几位，而对文字远不及对数字敏感，其曰“一生会遇到约3000万的人，两个人相爱的概率为0.000049。即便美好婚姻，一生中也会有200次离婚的念头，50次掐死对方的冲动；即便满意工作，也会有200次辞职的想法，50次撂挑子的纠结”。而我向来讨厌话语当间夹杂几个外语单词，听上去学贯中西，不喜欢汉字行文里的阿拉伯数字，因其破坏对仗美感。数字化思维特征，是否就是大数据之质？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暴收，汉末三分归入晋，朝称南北阻江流，隋开天下遭唐灭，五代十国战乱稠，宋统中州元虏代，明清过后帝王休，此为文科男的基本功。理发师永远不解长点的尺度，老母亲永远不懂半碗的深度，理工男则永远不知少许的刻度。

理工背景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训练，其严谨周密，工稳规范，言之有物，丝丝相扣，故大文人者，多具理工学力背景。鲁迅早年入南京水师学堂，后入南京路矿学堂，毕业后获公费留学，入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周作人早年入江南水师学堂，以土木工程名目官费留学日本。徐森玉早年入山西大学堂，读化学，在校期间即著有《无机化学》《定性分析》，其后的成就则在文物鉴定、金石学、版本学、目录学方面。赵元任早年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最终一生精研语言学，被尊为汉语言学之父、中国现代音乐学先驱。郑振铎早年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学习，其成就则在版本学、训诂学方面。张大千早年入日本京都公平学校学习染织技术，其成就在绘画方面。

理工男们，以工程项目直接推动社会的进步，“百无一用是书生”所指，盖文科男。以我经验，侠心交友，肝胆相见，吵不散，隔不断，久处不离者，多理工男。有些事实，难以相信，这倒不是有意选择所致，自然分野矣。

捉癞疙宝的人

凌仕江

空气凉冰冰的夜晚，他头上顶着探照灯，肩着一个蛇皮口袋，仿若竹林间突然袭来的妖风，嘎吱一声掀开了我们家虚掩的门。

我们照常聊着天，不以他的出现产生任何惊讶的表情，自然地把“视而不见”这个成语的功效发挥到极致。家里除了日常人员外，还有来自外乡的姐夫、表哥，以及从城里随我归来的妻子。

此人忽然现身在我们的生活里纯属多余，因为他的名字后面有个即使皇帝也取不掉的坠子，上面镌刻着三个字“黑脑壳”。我妈有事无事讲贼娃子干的事，说的就是这个人。即使他不在场，我们聊天内容也不愿触碰到他的名字，更何况他主动来到现场。于是，我们的眼神与话锋尽力绕开他，好比绕开一截崎岖又远的山路，或绕开一块奇丑无比且碍眼的臭石头，才能抵达一个平顺安宁的谈话中心点。

他立在我们面前，像一个迷失了方向的异乡人，蛇皮口袋里的动静大得吓死人。那声音分明是在替他表示无人喝彩的抗议。但我们仍若无其事地谈着我们的话。在座的每一个人对他都不陌生，我们太能够知道他的底细了，毕竟几十年，他从未更改他的底细。他见我并不尴尬，但我比他尴尬。没有人叫他坐，也没有人叫他站。他转动着贼心不死的大眼睛，很难将恰如其分的话插到我们话缝中来。他在等待时机，因为他一个人游离村庄的话语太久太久！

我们照常喝我们的茶，点我们的烟，就当他不存在。

他浑身弥散着酒气，乱蓬蓬的头发已被霜露打湿，高筒子的雨靴，装满了冬日被风吹弯的月光。他总算放下蛇皮口袋，然后将口袋随手卷了几圈，丢在门边，迅速找一个位置坐下。他想进入到我们的话题中来，可无人迎接他的眼神。

此刻，蛇皮口袋里的声音犹如他个人的自言自语。

我们顺藤摸瓜地把目光移向他的口袋，不知他这回卖的什么药。以往他总是神速地将偷来的东西神速地兜售给他人。即使他父母的东西，也照样偷，而且屡次得手。无奈之下，父母下狠心彻底远离他，多年前就跟随另一个儿子在看不见他的地方生活。

“癞疙宝，要不要，我刚从堰塘里捉回来的。”他突然神气活现道。

家乡（四川）人叫的癞疙宝，也就是书本上所说的癞蛤蟆。我缓慢地朝他看了一眼，像是在看一个怪物。

他伸手将口袋提到我面前，抖动了几下：“你看吧，都是活蹦乱跳的，我刚从山上的堰塘里捉回来的。”

“你怎么捉的呀？”

我伸过头去，见那么多癞疙宝挤在一个口袋里，小的有三四两，大的足有七八两吧，除了肤色之外，其形与牛蛙、青蛙的体积差不多。只是癞疙宝比起牛蛙、青蛙难看多了，简直像是千年的地底冒出来的，浑身布满了凸凹的泥浆色包块，如同稀世的出土文物或神秘暗器。

“只要照灯直射它们的眼睛，它们就像睡着了，一手一个，有时用双手捧，很快就捉了这么多。杂草太深，我下到很深的地方，裤子全打湿了。”他说得很认真。

“噢，它们可真听你的话。”

“要不要嘛，17块钱一斤，你们不要，我明天提到街上去卖，这口袋里有十多斤，要管几百块钱呢！”

啊，这癞疙宝也有人吃吗？小时候，村子里大人小孩都怕这怪物，只要惹到这玩意，它浑身会喷发出一种白色的毒浆，很危险的。不知何时，这竟成了人类美味的新宠。

我摇摇头，什么也不说。

他提起口袋，一脸肃杀。

在他转身之际，我以出门人的身份打给他一支烟。他什么也没说，嘴里嘟哝着很不高兴的话，如一只癞疙宝在夜色里扬长而去！

一直记得老家农民言，懒惰之人的最高境界是烧蛇吃。除了饥荒年代，见过有人烧蛇吃，几十年来还真没见过，许是蛇已被懒人吃光了，癞疙宝也就无路可逃了吧。看来，这懒人并不懒，毕竟他打了癞疙宝的主意！

第二天，我和妻子、还有父亲经过一个山口时，忽然见到那个人。他一言不发地坐在小卖部门口的长凳上。旁边有打麻将的中年妇女，也有抱着茶杯发呆的老人，还有骑着摩托车风一样消失的小伙。很多认识的人在与我们打招呼。

他们瞥他的眼神很是诡异，生怕中毒。

我回头看了他几眼，隐约看见一只癞疙宝的宿命。